

穿越COS



怜惜雪 著

● 战乱将起，而起因是你！你何其忍心！
● 天下分合，何时是我一个弱小女子所能左右？

一世红颜

一·世·红·颜
YISHIHONGYAN

下



珠海出版社

穿越COS

一世红颜



一 · 世 · 红 · 颜
YISHIHONGYAN

下

怜情惜雪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世红颜. 下 / 怜情惜雪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53-0602-6

I. ①一... II. ①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743 号

一世红颜. 下

著 者:怜情惜雪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hs.net

E - mail:zhchs@zhch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4 字数:4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602-6

定 价:49.8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一·世·红·颜 YISHIHONGYAN

第四十一章 花魁诗语	1
第四十二章 霸王别姬	8
第四十三章 金兰结义	16
第四十四章 地宫秘主	23
第四十五章 暗绝魑心	29
第四十六章 楚宫风云	39
第四十七章 风云再起	46
第四十八章 轩然大波	54
第四十九章 后宫风波	62
第五十章 蓝氏夕儿	71
第五十一章 生死危机	79
第五十二章 情断天涯	87
第五十三章 一见倾心	95
第五十四章 楚宫惊变	105
第五十五章 情定终身	114
第五十六章 贤妃之死	123

目 录

一·世·红·颜 YISHIHONGYAN

第五十七章 厉王王妃	140
第五十八章 战乱将起	148
第五十九章 被掳燕梁	158
第六十章 楚皇回宫	167
第六十一章 狼烟四起	177
第六十二章 燕梁储宫	186
第六十三章 燕梁之祸	195
第六十四章 水深火热	208
第六十五章 重回楚宫	218
第六十六章 名曰交易	227
第六十七章 真相渐明	235
第六十八章 情为何物	244
第六十九章 大婚宫变	250
第七十章 四大国宝	256
第七十一章 无言结局	263

第四十一章 花魁诗语



“哎呀，我的小姑娘，你怎么还没有梳妆打扮啊？马上就到你登台表演的时辰了……”就在这时，老鸨出现在柔情轩内，看到诗语仍与怡然相谈甚欢，不禁大呼小叫起来。

“妈妈，”诗语温柔的一笑，说道，“对不起，女儿与沈公子谈得兴起，一时忘记了今日乃是十五，是女儿表演的日子。”

“哎呀呀，你瞧瞧我，”似是才看到沈玉枫的存在，老鸨忍不住捶了下自己的头，歉然说道，“被那些个客人吵闹得竟忘记诗语是在陪着沈公子，妾身这里先和沈公子赔个不是，还请沈公子大人大量……”

“妈妈言重了。”怡然笑着说道，“该是小可与妈妈赔不是才对……”

“沈公子可折杀妾身了，妾身万万担不起沈公子的大礼！”说着，老鸨慌忙回礼。

“好了，妈妈。”诗语起身，笑着打断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对着怡然微微福身，说道，“还请沈公子见谅，在前厅稍候片刻，诗语梳妆后，自会前往。”

“诗语姑娘客气了，”怡然双手抱拳作揖，“小可在前厅等候为姑娘伴奏，便不打扰姑娘了。”说罢，便起身告辞。

诗语微微颌首点头，随即笑着轻轻把老鸨推到门外，说道：“妈妈，您先在楼里招呼客人，莫要怠慢了客人，待女儿稍作梳妆……”

“知道了，我的乖女儿，你可莫要让客人们失望才好。”老鸨笑着说道。

“妈妈，”诗语娇笑，轻轻地把老鸨推到门外，“您就放心好了，女儿何时让您和客人失望过？”

得到诗语的承诺，老鸨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去。

随着柔情轩的大门缓缓关闭，诗语脸上招牌似的笑容随即隐去，眼底浮

现出一抹浓重的忧心。她站在那里,低眉垂首,似是喃喃自语般说道:“主上,您为少主呕心沥血,费尽心神,为何独独瞒着少主?甚至是一步一步逼着少主不得不与你为敌?诗语愚昧,不懂您口中所说的残忍有时候也是一种仁慈。在诗语的心中,残忍便是残忍了,何来的仁慈?”

谁想,诗语的话刚落,房间里竟传出了另外一个声音“莫非诗语你在怪我?”原来,那先前与诗语对弈之人并不曾离去。

“诗语不敢。”诗语声音依然平静,不见丝毫惶恐之色,“若非当年主上出手相救,诗语怕是早已失去清白之身,又何来今日之成就?主上对诗语有着救命再生之恩情,诗语是万万不敢对主上有半分的不满。便是主上让诗语去死,诗语也可毫不犹豫身赴黄泉!”

“诗语的忠心我自是信得过。”那声音接着说道。

随即,话音一转,诗语说道:“可诗语又与冰兮姐姐不同,冰兮姐姐名为婢女,实则被主人教以权谋之术,用做少主的副手来培养。可以说,冰兮姐姐是除主人外,说话最有分量之人。冰兮姐姐一直被主上赋予重任,很少与少主接触。诗语却不同,自从十年前,主上以巧妙的手段把诗语派遣在少主身边,诗语便一直看着少主慢慢成长,看着少主从一个孤苦无依、备受欺凌的皇家公主,逐步成长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青鸟主人。其中的痛苦,其中的艰辛,其中的危险,诗语皆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诗语曾自问,若是换做是自己,能否做到少主这般?”诗语凄然一笑,语气有些悲戚,“其实答案诗语早已知晓,这样惨绝人寰的痛苦,绝非诗语所能承受的。可少主却能扛住这无法言喻的痛,并从悲痛中走出,成长起来。少主对于诗语而言,不仅仅是少主,更是朋友,是知己,是……”

“诗语!”那声音陡然抬高,打断了诗语的话。一条黑影出现在房间内,摇曳的烛光,使得人影漂浮不定,让人看不真切,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只能从其玲珑的身影中看出,这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身材堪称完美的女人!她并未走出黑暗,而是在黑暗中看着诗语,良久,方才继续说道:“你对她动了不该动的心思与感情!”这句话,她说得十分肯定。

诗语仿佛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般,身形不自主地倒退了数步,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血。她紧咬着下唇,眼底的悲戚愈发浓重起来:“是。”简简单单地一个字,却仿佛用尽了她全身所有的气力!

似乎不曾料到诗语竟有胆识承认,许久,才传来那人幽然的声音:“你这丫头,真是傻得让人心疼!你的感情,你的投入注定不会有结果,也注定了最终的悲剧。这样的禁忌感情,甚至比之楚浩天对她的不伦之情更不容于世!”

“我知道。”诗语淡淡地说道。

沉默了片刻,那人冷声说道:“那你可知,如今的怡然根本不懂真情?你可知如今的怡然心中只有仇恨?你可知,如今的怡然为了能够报仇,可以利用任何能利用的感情,任何能利用的人!你可知,便是对她用情至深,默默付出的傅青麟,在怡然的眼中也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

每一句你可知,皆让诗语的脸色白了几分,到最后,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任何的血色,苍白仿佛是一个死人:“只要少主开心,能够成为少主手中的棋子,我亦无怨无悔。”

“痴儿,痴儿……”那人叹息,似是自嘲地笑了笑,“怡然是我教过的最出色的徒弟,或许是我教得太好,或许是她学得太好,便是曾经的我,也无法做到她这般绝情绝爱,无法把利用二字诠释得如此淋漓尽致!”回想往昔,自己倾尽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最无情的背叛。若非得到这般惨痛的教训,自己又怎能如凤凰涅槃般重生?

“不,主上其实是最重感情的。”诗语说道,“月冷非对主上如何,主上心中最是清楚不过了。主上大可以以凌厉的手段逼迫月冷非离开,可主上却不忍伤害一颗真心,放任他一直跟随……”

“诗语,你今天不该说的话太多了!”那人的声音陡然冰冷起来,使得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为之下降了不少。

“诗语越矩了,还请主上恕罪。”诗语缓缓蹲下身子,施礼说道。

“你……唉,”那人最终只是叹息了一声,说道,“罢了,不论结局如何,这都是你自己所选择的路,外人是无法干涉的。告诉怡然,大楚最可怕的不是楚浩天,而是暗绝!金蝉脱壳、偷天换日之计谋,或可瞒过楚浩天,却绝对瞒不过暗绝。暗绝……”说到暗绝,那人的双眼不禁微微眯起,“他是我至今见过最出色的追踪之人,只要有些许的蛛丝马迹,就万万逃不脱他的追踪。”

“诗语明白了。”

“楚浩天已然看出了在雪轻荳身边之人并非是怡然,以他之智谋,必然会注意到安阳。能否消除他的疑心,把危机消弭于无形之中,就要看怡然自

己的手段了。”那人说道，“我身份特殊，不宜出来太久，否则便会引起他人的怀疑。我能帮她的已经做好了，最终能否得偿所愿就非我所能预知的了。”

“诗语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哪怕是付出自己的性命，也要护得少主周全！”诗语许下诺言，眼眸中带着视死如归的决心。

“唉……”伴随着幽然的叹息声，那人不再言语，转瞬间便消失在黑暗中，不见了踪影。

诗语缓缓起身，蹙眉沉思了片刻，眼神不再犹豫，也不再局促不安，她微微抬起右手，轻轻一挥，紧闭的衣柜仿佛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开，显露出里面的衣物来。诗语屈指一引，其中一件素雅中带着几分华贵的绛罗长裙缓缓朝她飞来。

好一招“隔空取物”！江湖之中，能把“隔空取物”施展得这般出神入化，怕是屈指可数。一小小花魁竟有如此高深莫测的武功！当真是让人震惊！

诗语脚尖点地，原地旋转了一圈，身上的衣裙自动从她的身上脱下，飘然落在一旁的衣架之上。与此同时，飞扬在半空中的长裙落下，刚好被她穿在身上。

诗语边走边把头上的珠钗取下，如丝绸般的青丝缓缓滑落，就仿佛是倾泻而下的瀑布一般，随着她的走动而舞动着。来到梳妆台前，诗语把手中的珠钗放下，看着铜镜中朦胧的容颜，露出苦涩的笑容。主上的话，她何尝不懂？只是，爱一个人，往往是身不由己。

诗语打开胭脂水粉，稍作修饰，使得自己的脸色不再那般的苍白可怕。她眸光瞥向一旁，拿起朱笔，一朵盛开的粉色桃花被她完美的勾勒在眉心之处，当真应了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不过片刻功夫，她整个人的气质与神情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傲中带着几分清冷，妩媚中又有几分清纯，看似矛盾，却完美地融洽在一起，形成另外一种独特的风情，任是旁人如何模仿都模仿不来！

安阳郊外有一座荒芜许久的庄院，里面杂草丛生，蛛网遍布，偶尔伴随着阵阵阴风，让人不寒而栗。

按道理说，这样一个荒废的院落本不该有人对其有兴趣，更不会有人敢深夜前来。可偏偏有人特立独行，不仅是孤身一人，更是深夜前来。

还未到子时，一条青色的人影出现在这座庭院中，在皎洁的月色悠闲地散步。朦胧的月光照亮出此人的真实相貌，竟然是离开皇宫辞官归隐的傅青麟！这让人不禁浮现出许多的疑问，他怎会在这里出现？他怎会在此时出现？他想要做什么？又有什么目的？

傅青麟缓步走到庭院后，在一个枯井旁停下了脚步。还未停留多久，便见他纵身跳入了枯井之中。

莫非……他不想活了？不用多想，这样的猜测肯定是一个笑话。

果然，傅青麟身子如同落叶一般轻飘飘地落入井底，步入黑暗之中。大约一盏茶的工夫，一座地下宫殿出现，其富丽堂皇，便是有着安阳首富之称的蓝家也望尘莫及，恐怕就是大楚皇宫比之也要逊色不少。

整个宫殿皆是用上好的汉白玉建造而成，中间四根柱子，上雕刻着一条条栩栩如生、翱翔九天之上的青龙！价值千金的夜明珠被随意地丢弃在宫殿四周的角落里，使得整个宫殿亮如白昼，这样的一目了然，怕是有人无意中闯入，便会立时被觉察，清理出去。

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让人不禁浮想翩翩，为何在荒废的庄院下有这么一座比之皇宫还要奢侈豪华的宫殿？为何傅青麟会知晓此地？他来此处又为何……看来这大楚江湖远非它表面上所看到的那般简单！

“属下恭迎宫主！”只见几道人影闪过，傅青麟的面前跪了数十个人！其中为首之人，正是秦柯！

傅青麟颌首点头，示意他们起身。“可有所收获？”傅青麟问道。

秦柯上前一步，恭敬地说道：“宫主令属下等严密监视大楚皇宫，属下等不敢有丝毫怠慢。只是……”秦柯脸上略显羞愧之色，“高福这阉人武功高深莫测，影子们不敢太过靠近，生怕被其发现觉察。他的身手放眼江湖，可称得上是一等一的绝顶高手！且禁宫之内还有暗绝，四大首领魑魅魍魉各有所长，其中不乏隐匿高手，武功皆不在属下之下，属下所能窥探的不过是一二而已。”

看到傅青麟沉默不语，秦柯微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柔然女皇雪轻荭身边的左丞相柳青夜，虽不过双十年华，但其心机手段让属下望尘莫及。属下心知，再好的伪装，也难以骗过这一对君臣。因此，隆安殿寝宫的影子们不敢进入，其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属下从影子们所传来

消息推测，怡然公主应该是跟随柔然女皇回柔然，因为，只有柔然女皇方能护得她周全！”

“不，你错了，”傅青麟打断了秦柯的话，摇头说道，“表面上看，的确是如此。可楚浩天身为帝王，身为一个有野心有欲望、想要成为天下唯一至尊王者的帝王，他的尊严岂容他人冒犯？柔然历来与大楚交好，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楚浩天虽不至于撕破脸，但一些暗中的伎俩必不会少。我既然能想清楚这一点，雪轻荭又怎会不明白？高福虽然难以应付，但他的身份摆在那里，雪轻荭有的是手段让他无法进入隆安殿寝宫。只要高福无法进入寝宫，雪轻荭的偷天换日之计便不难成功。这是雪轻荭唯一的机会，亦是怡然唯一的机会！”

闻言，秦柯面露敬服之色：“宫主竟像是亲眼看到一般！属下尾随柔然女皇出了大楚，途中所遇暗杀不下二十次。属下本想暗中相助，却不料柔然女皇早有安排，更有红楼护法暗中护送。直到边境，方才被楚浩天拦下。两人针锋相对之后，楚浩天竟让开了道路，让柔然女皇轻松过关。与此同时，暗中窥视的匈奴四王子金轩也随之离去，取消了原本的计划。属下当时便料到，柔然女皇身边所谓的怡然公主必然是假冒之人！可让属下疑惑不解的是，当初在大楚皇宫，属下等严密监视，期间并无可疑之人离开……”

“呵呵……”傅青麟轻笑，眼底中带着些许的宠溺与温柔，“若是被你轻易觉察，那怡然便不是怡然了。”

“是。”秦柯点头称是，这样瞒天过海的计谋，几乎瞒过了天下所有人，让人想要不佩服都难。

“安阳可有异动？”沉思了片刻，傅青麟问道。

“有。”秦柯说道，“前些日子，安阳首富蓝贵生那个体弱多病的女儿蓝夕儿回府，据说其绝症已然治愈。随后，‘三绝公子’沈玉枫突然名扬天下，成为花魁诗语的入幕之宾。而这沈玉枫正是蓝贵生的外甥，因此外貌上与怡然公主有几分相像。不过，经过属下几番暗中查探，可确定其是男儿之身，绝非是怡然公主所易容……”

“蓝夕儿？”傅青麟眉头微微皱起，这个蓝夕儿究竟是不是真的蓝夕儿呢？大楚皇宫的蓝夕儿是怡然，那这个蓝夕儿呢？这个名字出现得太多，反而让人心生疑惑。

“是的，”秦柯说道，“属下经过几番查探，方才明了真相，原来这蓝夕儿就是蓝贵生的那个女儿！这蓝夕儿自幼体弱多病，很少见人，听说还数次徘徊在死亡边缘。为了她，蓝贵生不惜倾尽一切，只求有神医能治好。后来，宫中选秀，这蓝夕儿名列其上，可这时的蓝夕儿已被蓝贵生送到了山上调养，据说是一个归隐多年的医者，医术不在‘毒手圣医’月冷非之下，而且最为擅长医治的便是蓝夕儿所患之病症。蓝贵生虽然胆大，但可违抗圣旨的罪名他万万不敢担当，于是，他重金找了一名与蓝夕儿有几分相似的女孩，顶替入宫。他算无遗漏，却不曾料到，那女孩竟然天生九阴绝脉，活不过十六！否则，又有哪家肯为了钱财而牺牲自己的女儿呢？”

“那女孩入宫不久，便病发身亡。”秦柯笑了笑，说道，“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在她病亡前遇到了怡然公主！于是，怡然公主便利用她的身份，以及她与自己有几分神似的相貌……于是，便有了蓝夕儿与楚浩天上元灯节偶然相遇的那一幕，也有了楚浩天对她的倾心！直到金轩求婚，大楚夜宴之上，楚浩天方才知晓，让自己有了心动感觉的女人竟然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怡然！”说着说着，秦柯的神色逐渐暗淡下来，对于旁人而言，身在帝王家，是多么的令人羡慕的事情，可对于身在帝王家的人而言，他们最大的奢望不过是向普通人一样平平淡淡的生活，于是，和亲途中，几路厮杀……“后面的事情，不需属下多言，宫主自己心中最为清楚不过了。”

原来如此！傅青麟眼眸中露出一抹了然，心中的疑惑与不解得到了答案。“三绝公子？”傅青麟喃喃自语着，“这人出现的时间、地点都过于巧合，我开始对他十分的感兴趣。”倏地，他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或许有些答案，他可以告诉我！秦柯，你可知道，‘三绝公子’沈玉枫最近常在哪里出现？”

秦柯从衣袖中拿出一张锦帛，交付到傅青麟的手中，说道：“今夜三更时分，乃花魁诗语登台表演之时。属下相信，作为诗语的入幕之宾，今夜三绝公子定然会出现在销魂醉梦楼中。”

“哦？”傅青麟接过，大眼扫视了一下，锦帛便在他的手中化作了碎末，从他的指缝中流出，“如今差不多将近三更，看来今夜我能够一睹这三绝公子的风采！”



第四十二章 霸王别姬

“诗语……诗语……”

“诗语……诗语……”

“诗语……”

销魂楼的表演大厅如今可谓是人满为患,不分男女,脸上皆带着狂热的表情,火辣辣地看着仍空无一人的舞台,手中高举着鲜花,大声地呼喊“诗语”的名字,让人恍然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原来,每月月圆之夜,花魁诗语便会登台献艺,或歌,或舞,或琴……总之,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琴棋书画,诗语每一次登台献艺带给大家的皆是惊喜与疯狂。而销魂楼,也唯有在这一夜,不分男女,皆可入内。

诗语表演结束后,若是大家觉得满意,便可登台为之献花。鲜花十两银子一束,不限数目。鲜花中可附上自己心中梦寐以求的愿望,只要是愿望在情理之中,非无理取闹之意,诗语便会竭尽所能帮其达成心愿。当夜曲终人散之后,诗语会亲自整理鲜花,归拢,查看彼此的心愿,一一记录下来。而献艺所得之银两,诗语分文不留,全部购买粮食,赈济穷苦百姓。也正因为如此,诗语在民间的声望如日中天,安阳百姓无不称其为“活菩萨”。

当然,身份不同之人,所坐的位置会有所不同。普通百姓哪怕只有一文钱,也可入内欣赏,只不过,无法靠近舞台,只能远远观看。而一掷千金的公子哥,则会根据其所出银两,安排其坐在喜欢的位置,可以更好地欣赏诗语的才艺,而且,他们还能得到销魂楼最温柔体贴的服侍,当真是让人流连忘返。每次诗语献艺后,皆会有不少有钱的公子哥想尽办法留下,只为博得佳人芳心与青睐。这无形之中,给销魂楼带来了数之不尽的财富。否则,老鸨怎会对诗语如此的献媚?她可不敢得罪这个摇钱树啊。

二楼视线最好的位置，端坐着一位儒雅公子。与下面疯狂的百姓不同，他双眸中带着温柔的笑容，让人有种想要与之亲近的感觉。他的衣着装扮很是普通，可便是普通的装扮也难掩其高贵气质与独特风华。他的儒雅不同于傅青麟，他的俊美又与三绝公子迥异，而他高贵中所带的威严却没有楚浩天那般的凌厉尖锐。总之，这是一个一眼望去，便让人心生好感的男人，是一个可以轻易让女人倾心的男人。

“公子爷，对于您一直滞留大楚，老爷很是生气，多次勒令您回家……”

“秋白，”儒雅公子淡雅一笑，摇着手中的折扇，漫不经心地说道，“告诉父亲，事情结束后，我自然会回家。”他的声音一如他的人一般，温柔而舒心，让人闻之便心旷神怡。

“可是……”

儒雅公子合上折扇，抬手阻止了这名叫秋白男人的话，说道：“让父亲放心便是了，我做事一向是最有分寸的，必不会做出什么让他为难的事情来。”

“这……”秋白略有些犹豫，但他不过是个下人，做不得主，只能遵从，“秋白明白了，秋白会转告老爷的。不过，公子爷，此时的大楚风起云涌，还望您多加小心。”

“我自然晓得。”儒雅公子笑道，“有道是水搅浑了才更容易浑水摸鱼不是吗？”

“那秋白便放心了。”对于自家公子爷浑水摸鱼的能力，他还是相信的。说罢，秋白便扫视了下四周，发现并无人关注，便转瞬间消失在人流之中。

就在这说话间，突然，整个销魂楼里的灯火在一瞬间熄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光亮。与此同时，舞台上垂下几道轻纱，遮挡住了整个舞台，让人看不到轻纱帐幔后的情景。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蜡烛都灭了？”

“怎么了……”

烛光熄灭，销魂楼里的客人不禁议论纷纷，似乎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有些害怕、胆怯。

还好，不过是眨眼的工夫，悠扬而动听的音乐响起，此时，舞台上陡然亮

起了朦胧的灯光，淡淡的，黄黄的，虽然不是很明亮，但却可以让所有人清晰地看到舞台上的一幕。

“啊……”

当看到舞台，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满眼的震惊与不敢相信，就连高坐在二楼的儒雅公子，眼眸深处也不禁露出一丝惊诧之色，似乎是看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舞台上搭建的景致十分简单，但偏生这番简单，完美得刻画出一个让人热血飞扬的战场！没有什么厮杀之声，但恍惚间，每个人都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激烈厮杀战斗的声音；没有刀光剑影的弥漫，却让每个人眼睛似乎看到了一幅不死不休的战争场面；明明不过是画出的江河，却让人仿佛听到了潺潺的声响，那般的真实，那般的让人沸腾。

一条轻纱横过江河，身穿绫罗长裙的诗语飘然落在轻纱之上，随着优美的乐曲而舞动着。她的容颜在朦胧的灯光下，愈发显得如梦似幻起来，就仿佛是那来自九天之上的仙女，不沾染凡俗的烟火，那般的清雅，那般的妩媚，那般的高不可及，却又那般的扣人心弦！

“春葱玉指如兰花，三寸金莲似元宝。云袖轻摆招蝶舞，纤腰慢拧飘丝绦。”儒雅公子赞叹道，“身如柳絮，足若金莲，舞似天仙，难怪这诗语会成为名动天下的花魁！单凭这样的舞，这样的绝色，就已然让人倾心了……”

“好一个纤腰慢拧飘丝绦！兄台好文采！”傅青麟亦是手拿折扇，从自己的位置上起身，缓步走到了儒雅公子的对面，“不知区区可否坐下？”

“请。”儒雅公子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抬手示意无妨。

“多谢。”傅青麟双手作揖，算是答谢，方才坐下，“听兄台口音，似乎不是我大楚之人？”

儒雅公子淡然一笑，说道：“实不相瞒，在下乃是鲜卑人，因慕诗语姑娘之才名，才不远千里而来。”

“哦？”傅青麟剑眉微微一挑，掩下眼底的一抹异彩，说道，“但不知我这么大楚的第一花魁诗语姑娘可让兄台失望？”

儒雅公子看向舞台，说道：“其行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皎若朝霞。明眸皓齿，柔情绰态，得见此佳人，当真是让在下不虚此行。”

“说得好！”傅青麟击掌叫好，“兄台还真是说出了区区的心声，这诗语姑娘果是名不虚传！但不知能得诗语姑娘青睐的三绝公子沈玉枫又是何等的风采？区区对这等人物最是敬仰。”随即，傅青麟叹息了一声，接着说道，“就不知区区是否有幸能与之结交？”

“在下亦是如此。”儒雅公子收回眸光，有些感慨地说道。

傅青麟轻笑，优雅地为其斟满了清茶，说道：“今夜乃是诗语姑娘表演之日，相信三绝公子定然会出现。”

儒雅公子点头称是，高举茶杯，遥敬傅青麟。

就在这时，两人心神同时微微一动，抬眸看下舞台。原本的清婉悠扬的乐曲在瞬间变成杀伐之气，激昂而淋漓。诗语的舞姿也随之快捷起来，每一个舞动都不再轻柔，反而带了几分决然与刚强。金戈铁马之中，佳人柔情，当真是一幅绝美的画卷。每个人都呆住了，不敢发出一丝的声响，生怕惊动那舞动的佳人。

“我站在
猎猎风中
恨不能
荡尽绵绵心痛……”

伴随着琴声，豪迈的男儿声音响起，与乐符紧密相连，配合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

“望苍天
四方云动
剑在手
问天下谁是英雄……”

一身穿白色铠甲，身披大红斗篷、英姿勃勃的男子出现在舞台中，手中拿着一柄青铜长剑，高举在空中。

“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傅青麟喃喃自语，眼眸中浮现出些许的迷茫与失望。迷茫，是因为，他也不知究竟何谓英雄？失望，是因为，这三绝公子虽然与怡然有几分相像，但终究不是自己心中所猜测的那个人。这样的豪气，这样的气魄，是旁人所学不来，也模仿不来的，言谈举止间不带一丝一毫的女子

柔情,这样的男儿怎会是女子所假冒?怕是只要见过他的人,都无法把他与女子联系在一起。难怪秦柯在见到他后,会肯定地说三绝公子绝非怡然。

“三绝公子沈玉枫!”儒雅公子惊异万分,没料到,这样风神如玉的男子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到如斯地步?更没有料到,这沈玉枫远比他心中所想的还要出色!怕是这样的男儿,天地间唯有这一个!

沈玉枫与诗语四目相对,眼眸中带着对彼此的款款深情。沈玉枫舞动长剑,动作大气,一招一式无不是光明正大。或许不是什么高明的招式,但这样的招式无疑是最适合行军打仗的。

琴声慢了下来,如歌如泣,如诗如画。

沈玉枫接着唱道: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

我独爱爱你那一种

伤心处

别时路

有谁不同

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将军……”诗语站在轻纱之上,悲痛欲绝地看着沈玉枫,抬起右手伸向他。明明不过咫尺距离,却仿佛是远在天涯,每每都差几分。

“虞姬……”沈玉枫单膝跪下,手中长剑插入地上,亦是抬起右手,似乎是想抓住诗语的手一般。

“我心中你最重

悲欢共

生死同

你用柔情刻骨

换我豪情天纵

我心中你最重

我的泪向天冲

来世也当称雄

归去斜阳正浓……”